

## 曹天这个人

“诗人曹天，年过四十，学历博士，祖籍兰考，比文人有钱，比有钱人有理想，比有理想的人实在。”这是曹天博客上的自我介绍。

20年前，曹天就出名了，他的诗歌频频在《河南日报》、《星星诗刊》、《飞天》等报刊上发表，可后来却如流星般划过，他在文坛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以“写诗的房产商”、“房产商诗人”的身份再次声名鹊起。2008年，他作诗《仲秋让我们仰望月亮》以诗人独有的浪漫情怀发出中秋熄灯赏月的倡议，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并被邀请到《鲁豫有约》做客。

“我喜欢诗歌，因为诗歌是用最凝练的文字直达心灵。我希望若干年后，会有人说，这里是一个叫曹天的诗人生活过的城市。”

本报记者 苏瑜/文 马健/图

## 这个父亲想让孩子做条快乐的虫

“在黄河南岸，有一个叫王玉堂的村庄，那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。比如你要找一个叫曹天的人，村里的人会这样给你指路：顺着月季花廊一直走，遇到一丛丛牡丹往右拐，当荷花以海一样的波浪拦住你的去路时你绕着走，然后你进入一片桃林，如果幸好你没有因桃花沉醉，你在桃林中走上吃三只桃子的工夫，你抬头看，你会看到一片爬满青藤的蓝色小屋，窗台上睡着一只纯白猫咪、放着9株玫瑰的，就是曹天的家！”

“曹天是个很酷的大男孩，他平时不怎么说话，有时只用微笑或沉默与人交流。他的好伙伴很多很多：喜鹊翠翠、蝈蝈亮亮、白鹅珍珠，还有老跟在他身后的小狗迷糊……”

优美的文字、质朴的语言、温情的意境，这是诗人曹天专门写给女儿的童话。5年前，曹天的女儿7岁，他带她去书店买书，翻来翻去才发现，现在的儿童文学到处充斥着功利色彩。这样的文字怎么能带给孩子快乐？曹天只想让女儿快乐。他决定用非常有想象力的文字激活孩子的思维。

“每个孩子都是一棵小树苗，而快乐就是哺育他们成长的阳光雨露。在对我女儿曹灿的教育中，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，她童年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好奇、好学、好玩是儿童的天性，顺应这种天性因势利导，让学习变成一种快乐有趣的活动，是老师也是家长都应该做到的。”

所以，曹天尽可能地把童话写得“好玩”。每次写完他都会念给女儿听，再反复修改。一篇又一篇，3年过去了，竟然慢慢积累了60篇左右。而在这潜移默化中，女儿也拥有了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。

“说实话，她并不是非常喜欢我写的那些东西，毕竟不管我怎么用心，也还是在以成人的眼光来写童话，这个年代的孩子喜欢的是夸张有个性的东西。但我很清楚地知道，她从我写的那些东西当中，感受到了汉字的美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
曹天说，成龙成凤是中国人对子女教育最大的理想，也是最大的误区，所以，他只想让自己的孩子做条快乐的虫！

## 这个儿子替逝去的父亲撒了一个谎

曹天出生于河南省兰考县阎楼乡王玉堂村——一个紧邻黄河故道拥有1000多人人口的自然纯朴的小村庄。他说，这里给了他丰富的滋养。父亲是个中学老师，教历史的。曹天喜欢写诗作文，就是受父亲的影响。

曹天说父亲是影响他最大的人。他曾因揭露房产行业的暴利、黑暗等而被业界视为异类。“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姊妹几个做人要有骨气，要堂堂正正做人，做一个好人和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
2003年曹天的父亲突发脑中风住进了医院，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和恢复，还是落下了左侧身体偏瘫的后遗症。为了尽量减少家人的负担，老人总是努力地锻炼偏瘫一侧的肢体，希望通过锻炼恢复功能，以减少对家人的拖累。

“父亲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‘人是动物，不能动就不行了’。每天天刚亮，他就要起床活动，吃过饭，他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，能自己做的事情从不麻烦别人。”

2009年国庆前夕，看父亲那一段精神状态和身体都很好，曹天就建议带父亲去北京看看。“9月17日和弟弟驱车700多公里陪父亲到达北京。当晚，父亲在天安门广场照了像，第二天，我们推着轮椅上的父亲登上了八达岭，我和弟弟轮流背他上了长城。因为我们说的是河南话，很多游客见了都感叹说：你看这家河南人真好！”

2010年2月5日，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

## 这个诗人为家乡的村人打造乡村文明

曹天知道，这次特殊的举动震撼了村子里的所有人，打破了大家以往对红白事的一贯认知。他很是欣慰，因为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进行着一个诗人的乡村实践。

“离开家乡22年，感觉家乡的宁静依然存在，但非常痛心的是农村的公共卫生、社会治安、社会保障上不去，大量的人外出务工，失去了最有活力的一部分，‘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’的乡村浪漫没有了。”

曹天说，钱对他来说已不是最重要的东西，他希望带头改造家乡，寻找风雨故园的诗人灵感。“在家乡人的眼中，能够上报纸、上电视，就是大明星。我带头，会有好的示范效

## 这个商人为都市人演绎返璞归真

曹天在圈内很另类，除了他，没人敢和主管部门叫板。有人说，给他一支梭镖，一块盾，他敢把自己当成斯巴达克。但是，他和业主的关系却好得出奇。

“经常有业主晚上打电话让我过去吃饭，光证婚人都当了好多次了。”谈起这些，他一脸幸福。为什么？除了他坚守“做人要老实，盖房要结实”的信条外，还因为业主们经常和他在公交车上相遇。他有车，但经常坐公交；他不会用电脑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；他的晚上没有应酬和娱乐。

2005年，曹天当选为中国经济改革十大杰出青年，同时被中国作协评为当代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。2006年，他又荣获首届“河南十大文化新闻人物”。2008年他被评为影响河南十大社会公民和郑州改革开放30年30人。

与潘石屹、任志强这些地产大佬的博客不同，曹天的博客几乎不谈地产，只谈文学。

他的童话天真烂漫，奇思妙想俯拾皆是，



近的时候，这位老人走了。深得父亲教海的曹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丧事一切从简。为了安抚亲戚，他撒谎说，是应父亲生前的要求：只用最便宜的桐木棺材，程序从简，不请客不收礼。

“这个叫王玉堂的村庄离兰考县城还很远，是老黄河故道，几乎没有什么资源，曹天很清楚改造难度会很大，但他还是想努力一把。

“如果农村的环境好了，城里退休的老人哪个不愿意重返乡村呢？这不但对老人的健康有利，不也有效地缓解了都市的压力吗？”

他知道，这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但他觉得这是他想要的——回归乡村，寻找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。不管成功与否，他都会写一本书——《一个诗人的乡村计划》，对农村试验作一个有益的记录。

让人忍俊不禁；他的诗歌《仲秋 让我们仰望月亮》由央视一套、二套、凤凰卫视等上千家媒体报道，被选入台湾中学语文吟月名篇；他的歌词由浮克、王黎光等名家谱曲，众多歌星如张也、吕薇、吉喆等人争相传唱，成为河南本土原创音乐的一面旗帜……

而今，年近不惑的曹天又迷恋上了水墨，每周都抽出一定的时间练习丹青，他的花鸟、山水别出心裁，立意高远，这是曹天作为一个收藏家长期修炼的结果。“我自始至终认为我的身份是文人而不是商人，我的理想是回归以文为生的生活，做个纯手工业者。我怀念乡村，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城市人。虽然我们的公司为城里人建起了一栋栋高楼，千家万户，万家灯火。但我总认为，这是别人的城市，与我无关。”

“曹天是个好玩的河南商人，是我有限的商业视野中最具艺术品位、最具浪漫情怀的商人。”著名美术评论家、佛学博士李志军如是总结。

>>>越读越有味

文艺不能复兴  
独唱却能成团

小李飞脚

冯小刚在自传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中说起他独自在家时，常随着交响乐拿一支圆珠笔情不自禁地作指挥状，委婉处常做出非常不要脸的表情。《一声叹息》的摄影师张黎“一眼看穿”他，说这是冯小刚“骨子里的古典主义浪漫情怀”。

这种情怀韩寒也有。

他主编的《独唱团》终于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其实，他最初的想法像冯小刚一样“充满了古典浪漫主义”，时髦说法叫“很文艺”。

他把杂志取名为《文艺复兴》？

这当然是我们的文化审查部门不愿意看到的：你想呀，文艺复兴，只有文艺在一片死寂之时若中古时代的意大利，才需要复兴，才需要但丁、薄伽丘、彼特拉克“恢复和重新评估理性、尊严和思索的价值”；而我们这个无比伟大、无法比喻的时代，已经产生出学术“超男超女”易中天、于丹的时代，无数划时代文学巨著和里程碑式文坛巨匠辈出的时代，端的是“雄姿英发，一时多少豪杰”，一派繁荣，何须复兴？

我们的韩寒太过单纯和可爱了。《文艺复兴》被发回重审也是无疑，尽管他在厦门大学的演讲开头中就表达了不满：

“各位领导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：

大家好。

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一直成不了一个文化大国吗？因为在我们大部分的讲话的时候，‘各位领导’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，而各位领导都是没有文化的……各位领导，你们说呢？”

他忘了，这也是一个长官意识大于一切的时代。领导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做法，领导的意向就是我们的方向！浩浩荡荡的《文艺复兴》梦想惨遭腰斩，最后肢解为单木成林的《独唱团》。

北岛有句诗：没有英雄的年代，我只想做一个。与其诅咒黑暗，不如自己发光。《独唱团》虽然委曲求全，但重要的是“发声”，精英分子可以去唱美声，中产阶级可以去唱民族，平民大众可以去唱通俗，草根阶层可以去唱原生态。手法虽异样，表达才重要；声部虽不同，大家能听到。

恩格斯曾这样评价“文艺复兴”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：“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——在思维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。”文艺虽不能复兴，独唱却能成团。这个时代尽管缔造了无数的精英分子、大学教授、富豪大款，但仍然需要一个高中尚未毕业的青年为我们启蒙，仍然需要一个未进高等学府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，独立精神，怀疑立场，公民意识。《独唱团》从常识出发：特权阶层也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不给城市添堵；会计不做假账，经商遵守诚信；执法者别去“钓鱼”，明星们别去偷税；别让群熊割据、神州逐钱，别让狗血喷头、土鳖横行……

在这个世界有高高在上的规则，在每个人的心中也有自由奔放的灵魂。崔永元在谈到“理想”这个词时说：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够实现。所以有些想法就叫想法，有些想法就叫理想，有些想法就叫空想，有些想法就叫妄想。韩寒的理想经过了“无论多少的现实，多少的打击，多少的嘲讽，多少的鸽子都改变不了”（韩寒《独唱团》发刊词），如今，他终于如愿了。但他还有很多的空想和妄想：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，自己当上房地产老板，告诉大家房子的成本有多少……

他正驾着自己的polo赛车，向那些想法呼啸而去。车里放着的是山西民歌《樱桃好吃树难栽》：

“樱桃好吃树难栽，  
不下苦功花不开，  
幸福不会从天降，  
社会主义等不来……”

